

诗人总是为着一个不可抵达的抵达而怀揣秘密

——简析沈天鸿的诗歌《当这已是深秋》

●余林颖

今天在诗人沈天鸿新浪博客中,读到他的一首诗,研读再三,有了一点浅薄的理解与心得,要与朋友们分享——

当这已经是深秋

作者:沈天鸿

如何使一个人完整?
当这已经是深秋
云已经具有雨和雪的两重性
树叶和草都混淆于
接近的颜色
菊花金黄,像凝聚了
整个和最后的秋天

测量人的滴答声也测量物
睡梦中的人仅仅对
凌晨浮动的雾一无所知
——雾试图使残缺者完整
像空气一样要求空间敞开
甚至进入了梦,倾听
呼吸对生命的配合

大地始终无声地起伏。
它追求完整吗?
高耸的山峰,深深的沟壑
无人到达的某片树林里
非人的动物正在出生
它们毛茸草地金黄
年轻得没有任何记忆

2009.11.3

诗人总是为着一个不可抵达的抵达而怀揣秘密。对于生命、时间、宇宙的感受,人之为人,他的完美、纯粹与伟大,他越过白昼而驻于黑夜,他看穿迷雾而预言清晨,——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是要说终极追求吗?诗人的终极追求,——不可说。

此时,我心悲凉。即便是我们读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便我们读停车坐爱枫林晚;即便我们依旧神采奕奕,意气飞扬,但均难掩,——我心悲凉。

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情。在品读《当这已是深秋》时,我心难免悲凉。这是时序之秋,岁月之秋,人生之秋;宇宙社会之秋。好一个“深”字了得。诗歌,理解了,就会沉入其间,得其况味。

沈天鸿的诗歌,怎么评估都不为过。我们熟知:喜马拉雅山——马利亚纳海沟——

当我们从星空俯瞰一颗淡蓝色星球,亦即我们寄身其中的地球时,还不好过于夸大喜马拉雅山的——高!马利亚纳海沟的——深!但当我们在大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劳作或休息的时候,山之颠,海之壑,并非我们所能抵达;我们都喜欢把“诗与远方”挂在嘴边,但真正的孤峰,真正的绝壁,我们不仅未曾抵达,我们甚至未曾有过这样的意识,——抵达那里——哪怕是尝试的觉醒。

这就是大诗人与我们的距离。读曹操的组诗《步出夏门行》,后人多喜欢他达观的《观沧海》与《龟虽寿》。而忽视其内心的“惆怅”与“寂寂”。这惆怅与寂寂,就是我要说的:“我心悲凉。”曹操在其诗中提到“秋风”“孟冬十月”“隆冬”,交代了诗歌中的时间。这与沈天鸿的“深秋”,时间上何乃相似。我们先看大家比较熟悉的《观沧海》与《龟虽寿》——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老骥伏枥,终为土灰。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读这两首诗,我们容易理解的是曹操

双单日

没有必要将今天的日子倒置到昨天
或延宕到明天

一天暗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刻我出现
千真万确
没有摆弄这个日子的必要
给我关联的人带来尴尬的多余

鞭炮声降入耳
颀起的灰铤
不知阴魂们是否收到这人间的贿赂

我开始垂涎桌上的菜肴了
“亲爱的”我说
“干杯,不为别的,只为这尚在延续下去的日子”

我咀嚼着一块骨头

的胸襟与壮志,理想与抱负。古诗标举的是“诗言志”,比兴明白。诗歌的技巧是多用明喻,尽管诗里诗外,有所留白,并营造出阔大深远的意境。其意象的选择,如“老骥”“烈士”,都是千百年诗歌历经一代代诗人选择锤炼后的意兴明确的意象。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早已成为经典,诗中若出现松柏的意象,其象征意义,其固有的内涵及指涉,早已渗入我们的思维与血液里,——读者可以——眼见心明。

但对现代新诗来说:(1)除了前述的这一套公认的诗歌意象体系外,(2)更多的,还有一部分现代日新月异未曾由诗歌驯化的物事进入诗歌,(3)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越是成熟的诗人,他都拥有自己的一整套的诗歌意象体系;而我们要读他的诗歌意象体系,难免要费一些力气。这也是新诗阅读的困难之处与乐趣之所在。我们知道,造成诗歌阅读的困难,不在于诗人说出了什么,而在于诗人掩藏了什么?所以,我们欣赏与理解一首诗歌,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品味,诗人写出的文字;一方面还要去探究与体味诗人未说出的亦即被诗人掩藏了什么?现在,我们进入正题,一起来阅读沈天鸿的这首诗歌——

先看标题,——《当这已经是深秋》。这个标题,诗人没有简约为“深秋”两个字,而是有所强调;正如“当我们老了”,不用“老了”,其间的喟叹意味,不是两个字所能概括的;“当我们老了”,有回顾与眷恋的意味;而“当这已经是深秋”中的“这已经是”,强调的是对时间的确认,喟叹中有急迫,进入时序,进入岁月的沉味更深更浓。七个字,比“深秋”两个字,更多传达出了诗人情绪的骤然而起。

诗歌用的是减法,惜字如金。为什么不用两个字而用七个字,必然有其深刻的缘由。古诗中,一般用一个“秋”字。秋也是我们汉语语言中为大家所熟知的可谓是“公知”的意象。而这里,作者用了七个字,已超出了我们古典的公知的“秋”的意象体系,而进入其现代性的语气,语速以及诗人个人的一套诗歌意象体系,并将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如何使一个人完整?”迎面扑来的如飞来石,如其重大的问题,不亚于泰山压顶。诗歌的写作,必然起于诗人,——一种必须言说的冲动与紧迫。这是何其重大、何其紧迫的一问。

从我们刚刚分析了标题所传达的喟叹与急迫外,诗人的一问,是:“当这已经是深秋”的时候,既给人已经来不及了的匆迫,又对深秋之后的“冬天逼近”的畏惧与警惕;如果说“深秋”是时序之秋,而这一问,则是人生之秋,而且是要进入秋的尽头,直抵截止;那么,一个人是否完整?这时不问,难道还要等到冬天,等到吗呼哀哉,等到糊里糊涂地度完一生,再问吗?必须要问,不得反问,每个人头顶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何使一个人完整?”是诗人的自问,亦是对阅读诗歌的读者之问。诗人在这里藏起了什么?藏起了对人生、社会、宇宙的思考。人活着,一生该如何度过,该如何完整地度过,完整即意味着要求,——完美,——无缺憾,——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均是题中应有之意。一个人,你完整吗?如何使你完整?这里面有提问,有思考,同时藏起了答案。“如何使”不是消极的回避,而是主动的有所作为,是主动的追求,有不可为而为之,有抵达不可抵达的终极关怀。

这一问,悬置于这首诗歌的第一句。然后,诗人笔锋一转,“抛开”这个话题?但每个人读过这一句,都会深深地烙印脑中,挥之不去。

紧接着,诗人写道“当这已经是深秋\云已经具有雨和雪的两重性”;这是一个独特的季候,惟其深秋,云,——可以下雨,——亦可以降雪;我有一个感觉,诗人是从“当这已经是深秋”起笔的,这是对时间的交代,也是思考的发端,而时序的急迫,岁月的惶恐,逼出了人生的一问:“如何使一个人完整?”于是,诗人把这一问,悬置在诗歌的第一行。这一问,仿佛要把人推得远远的,而紧接着一问后面的两行诗句,又立即把人拉到近前。仿佛在看,你看,——“云”,——“雨和雪”。

优秀的诗歌,不仅在谋篇布局上,与众

硬生生地把它咽下去
消失在身后的日子
变成一捆捆腊黄的干肉条
它正好是这骨头的味道
这块骨头也不会带给我多少意外
同样会通过溃病的肠胃白白流失

日子有什么差异?今天和昨天
谁知道后来的日子不会混成烂泥?

我满嘴油腻
仿佛是给今天的日子增添的釉彩
无疑这是一个重复记忆的日子
直到它裸成山丘

到此今天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因为它有来自人间灯火

总算是酒足饭饱了
同时似乎变得更有思想:

不同,飘然思不群;优秀的诗人多具有这一明显的特点:他笔下的诗歌,每一行诗都会超出你的意料。但优秀的诗人,不是要将读者推开,而是要将读者拉近,即便他在抒情写满腹心事,他的语气,他的手势,他的姿态,都具备着一种邀请,是邀请读者与他一同,是朋友,是心腹,是在场,是共谋,喜怒哀乐,合着一个节拍,同呼吸,并共同随着诗人的手势,向前去寻幽探秘。

当读者感受到自己怀揣一个重大的疑问,要使自己做一个完整的人时,又当着已经是深秋的时序,岁月的催逼,必然引出对人生时序的疑问与思考。假如说深秋相当于人生的中年将尽,老年在望,人这一生,更应该总结,不为辉煌,只为补缺;只是,这一运思的过程,被诗人藏起来了;因为诗人的运思,即是读者的运思,这是诗人把读者当“自己人”,俩人不仅是推心置腹,而且,在共同思考。

“树叶和草都混淆于\接近的颜色”。接近,即混同。混同于枯黄、灰败、凋零?而“混淆”,既无奈,亦可嫌,可惜。诗人用了一个中性的词“颜色”,藏起了喜怒哀乐。这一藏,反而更令人惊诧!于是,难免让人进入,——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私以为,中年是一个尴尬的年龄,中年人否认中年的存在。首先他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老,其次,他感到自己的年轻,青春不再,但他不承认自己没有青春的活力,甚至还要与年轻人掰手腕!中年人憎恶的同为中年,他见不得别人的大腹便便,谢顶秃头,疲惫,世故,目光浑浊,诸如此类。而此时树叶与草的颜色,不仅仅是诗人不愿提及的枯萎与凋零,而且是怜悯其颜色的接近与混淆。按照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此处,——蕴藉了——是潜意识中对于秋来江南草未凋的希冀,是对中年这个年龄段的抹杀与回避。如此,并暗中在回避着:“如何使一个人完整?”一个人如若否认或回避中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人”的完整。

“菊花金黄,像凝聚了\整个和最后的秋天”。菊花这个意象很明艳,何况其金黄,对应的秋天应该是丰收,是辉煌。是一个“完整”的环节,对于四季来说如此,对于人生岁月来说如此。这两句也暗含着对首句一问的回应。但“像凝聚了”是对明艳、丰收、辉煌的削弱;更为“生生死死”的一刀”似的,是“整个和最后的”这一限定,整个秋天是一种完结,完结就是遗憾的潜台词,最后,就是不可再延伸!延展;这都是对“完整”的反诘。“最后的”也蕴含着时序及岁月到了的紧急与急迫。

但总体上,诗人是克制的,甚至是冷峻的;是反抒情情的。体现了现代诗人对于诗歌写作的掌控。对现代抒情诗歌的如此冷峻与克制,直接将里尔克这类抒情秋天的圣手,踢回到浪漫派与古典诗歌之列了。

“测量人的滴答声也测量物
睡梦中的人仅仅对
凌晨浮动的雾一无所知
——雾试图使残缺者完整
像空气一样要求空间敞开
甚至进入了梦,倾听
呼吸对生命的配合”

夜深人静,凌晨,时间滴答,雾气浮动,诗人运思如哲,时间在测量着人,测量着物,测量着梦,测量着雾的迷茫……如果说睡梦让人对世界进入一种“一无所知”的状态,这是一种残缺,但梦既有另一



饱含深情的愿望(组诗)

●姚国明

发现自己的一半
被偷走,悄无声息

秋 叶

那曾经饱含深情的愿望
和我的枯湿的眼神一样滑落
将成为尘埃

潮湿的大地小心地托起它的单薄
雨后的寒意冷冷地抚着它的憔悴

在正襟危坐的秋的狞笑里

片空间天地,是对生命的补充与配合。是诗人对生命的穷究,是要求“空间完整”的敞开。就像年轻人急于了解爱情,进入异性;而思想家,要深入生命,剖析生命,寻求其存在与价值。诗人,更是关切到每一个人的“呼吸”。这是对悬置于诗歌首句“如何使一个人完整?”的回应。

“大地始终无声地起伏。
它追求完整吗?
高耸的山峰,深深的沟壑
无人到达的某片树林里
非人的动物正在出生
它们毛茸草地金黄
年轻得没有任何记忆”

对人生的关切,必然要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产生关切。

“大地始终无声地起伏。它追求完整吗?\高耸的山峰,深深的沟壑”;——何其雄健的笔力!三行诗!——可与《观沧海》媲美!但此处,我个人阅读的注意力,似乎更倾向于落在“无声”“追求”上,一股郁郁之气,被其“它追求完整吗?”这疑问所吸引。山峰,沟壑,起伏,——不平。对应着人生社会的起伏,——不平。喻示着,生存,或许有壮丽,也有阴影,追求能够完整吗?这是一个问号。

最后四句,收束得异常突兀。戛然而止。“如何使一个人完整?”是生命的完整,是事业的完整,是呼吸的正常,是爱情的滋润?还有什么,才能使一个人完整?是对梦的关切?是对追求的关切?但诗人的情怀是何伟大宽广纯粹,不仅关切着人类自身,同时也关切着,——“非人的动物”——新的生命“正在出生”。但这出生有一个前提,即是“无人到达的某片树林”,人与非人如何共生共存,诗人给予了“同为生命体”而非“上帝”造物”的关切。

结尾两句,漂亮,干净。“它们毛茸草地金黄\年轻得没有任何记忆”,毛茸草地金黄,生机勃勃,形象可触可摸,甚至带有体温;年轻,——对深秋时序,岁月时序,是一次反叛反拨;没有任何记忆,——对大地起伏,山峰与沟壑,社会人生,再一次反叛反拨。

这,便构成了完整。分析至此,读者诸君完全可以从后往前读,一直读到诗人在第一句给我们留下的一问之中。有问,必有答。诗人用诗歌给了他自己自己的答卷。这个答卷是如此的漂亮!干净!博大,——抵达了无法完成的完成。诗歌阅读的完毕,正是读者得到了自己的诗歌的发端。正如帕斯所说的,“每一个读者都是另一个诗人,每一首诗都是另一首诗。”那么,读者诸君,你在这一问下,该如何交出你的答卷呢?!

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沈天鸿的诗歌,是最纯粹的现代汉语诗歌。几乎是,——没有之一,只有唯一。这唯一可以放到百年新诗的全背景下读的诗人诗歌来考量。汉语诗歌的路径不是往回走,也不是小儿耍大刀(借用西方现代诗歌的技巧思维模式)的借鉴与学习。如何写好现代汉语诗歌?沈天鸿的诗歌创作实践及其诗歌理论,对当代诗人诗歌,可谓起到了言传身教的示范,至于效果,或许,只有沈天鸿自己,依然在前行中,把我们甩得远远的……远得让我们要好好停下来,认真地思量,然后再系好鞋带,——去追撵!(文\余林颖)

人文·望江(三章)

●章婷婷

望江为滨江古邑、雷池故里、三孝之乡,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造就了淳朴宽厚、诚实守信的民风美德和独具的“雷池文化”。为让大家更全面细致地了解雷池及其文化,《安庆日报·望江周刊》副刊从今天开始开设“人文·望江”专栏,以文学的形式持续介绍具有独特韵味独特景观独特文化的雷池滨江古邑。

“不越雷池一步”典出望江

望江县,古称雷池,成语“不越雷池一步”即源于此。

望江,地处楚头吴尾的皖西南沿江地带,是广阔的水网密布地区,古时候统称为大雷水。而其下游则在今日的望江县东部积而成池。

根据《望江县志》记载:雷池,一名大雷池,也称大雷江。

唐《元和郡图志》载:“大雷池水,西自宿松县流入县界,东南积为池,经县而入于江。”

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大雷池水,西自宿松县界流入,发自源县入县界东南,积而为池,谓之雷池。”

《词源》载:“雷池,即大雷水,今名杨溪河,在安徽省望江县东南。”

雷池吞吐江流,控九江至安庆、南京之长江通道,扼蕲、黄、太、宿内河之咽喉,虎视长江,形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晋时设大雷屯,东晋庾亮《报温峤书》云:“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毋过雷池一步也。”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刘裕讨卢循,自雷池进军;宋孝建元年(454),江州刺史臧质讨其党羽鲁弘下戍守大雷;陈永定二年(558)进军大雷,拒梁绍犯,梁丞相王琳率兵进攻大雷,屡攻不克,终至挫败;梁王僧辨讨侯景之乱,屯军于大雷;明刘六、刘七、齐彦穆等农民军三过雷港,皆以雷池天险可凭。

雷池不仅为江防要地,而且风景壮丽,南朝诗人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中是这样描绘雪江胜景的:“南则积山万状,争气负高;“北则陂池潋滟,湖脉通连”;“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等。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有“江湖吞天胸,蛟龙垂涎口”,“天与水模糊,不复知地厚”等吟咏雷池诗句。

古雷池,新望江。如今望江县根植雷池故土,肩负历史重任,始终把“不越雷池”作为信仰,以“雷池精神”为核心,凝聚全县力量,打造有底蕴、有传承、有创新的新望江。

陆洪非 黄梅戏的经典缔造者

说起黄梅戏:“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

这首《夫妻双双把家还》可谓家家喻户晓。《天仙配》创作者就是黄梅戏剧作家、研究专家陆洪非。

陆洪非,原名鸿飞,雷池陆家墩人。陆洪非一生追求艺术,在黄梅戏编剧与学术研究领域有着丰厚的成果。他是继蔡仲贤之后,又一位极大地推动黄梅戏飞跃发展的望江人。1951年调入安徽省文化局工作,开始从事黄梅戏创作与研究,并将终生的热忱和才华,都奉献给了黄梅戏的创作与研究,书写了黄梅戏史上众多的里程碑事件。他整理改编和创作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作品脍炙人口,唱响海内外,深受观众的喜爱;出版的专著《黄梅戏源流》是叙述中国黄梅戏发展史的第一部具有史料与学术双重价值的基础性理论著作,对中国黄梅戏的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陆洪非先生的创作与研究,为黄梅戏这个地方小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具有

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黄梅戏艺术大家,陆洪非先生是黄梅戏艺术的奠基人之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陆洪非就不会有电影《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与观众见面;如果没有陆洪非,就不会有《四赞》、《夫妻双双把家还》、《闹箱官花》、《洞房》等久唱不衰的经典唱段。在《天仙配》问世后的70余年间,《天仙配》经典唱段《满江对唱》口耳相传、妇孺皆知,其广泛性和普遍性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而《女驸马》选段《民女名叫冯素珍》则成为历次黄梅戏艺术大赛中考量参赛者演唱功力的首选唱段,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当下流行的许多东西都会渐渐被淡忘,而《天仙配》《女驸马》的戏剧魅力将日益显现出她恒久不灭的人性光辉。可能很多年过去后,树上的鸟儿仍然会成双对仍然会比翼双飞;“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劳动与爱仍将生活与美的永恒写照。

蔡仲贤 黄梅戏开山鼻祖

蔡仲贤,字国清, 译名蔡老五, 同治四年出生于麦元村蔡家大屋,他幼年聪明伶俐,仅读了两年私塾,就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读完。1942年在东至县去世,终年78岁。

父亲蔡品端是本地的徽班艺人,蔡仲贤小时候受父辈戏艺的熏陶,特别爱唱戏,还会唱民歌和地方小调,但由于家境贫寒,十岁出头,父母便让他去学磨匠,也就是碾米和谷子的师傅。从此,他一边做手艺,一边默默地在戏班里学戏练功,但父亲因自己唱戏收入不能养家活口,便不准儿子上台唱戏。小仲贤只能在班里敲敲锣鼓。有一年戏班里发生了件事让蔡仲贤的戏路有了转机:戏班在一个叫白亩岭的地方唱《许士林祭塔》,扮演许士林的演员突然患病,在戏班打小锣的年轻磨匠蔡仲贤自告奋勇,登台顶角,并出色地完成了演出,从此一鸣惊人。

蔡仲贤通过《许士林祭塔》的登台表演,得到了班里前辈的一致认可,觉得他是艺坛的一枝新苗,于是说通他父亲,正式让他加入徽班学戏,从此他边打着

子边唱戏,有工就做,无工就唱戏,白天做工,晚上唱戏。年近弱冠的蔡仲贤,不久就学会了一到十的入门戏,同时还掌握了唱、念、做、打等舞台基本功。

后来为生活所迫,蔡仲贤到湖北广济、黄梅、蕲春一带打磨子糊口。当时有人知道他会唱戏,晚上就要他唱几段徽调。时间一久,白天打磨子,晚上干脆唱起“独角戏”来,有时还能得到一点报酬。时间再久,当地民间艺人便邀他入伙合唱,因当地唱的是采茶调,蔡仲贤唱的是徽调,为了取长补短,便互相交流,彼此教唱。蔡仲贤发现采茶调优美动听,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于是他努力学习了许多采茶调,并在演唱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徽调的部分唱腔、程式动作及其各种功法,巧妙地揉和于采茶调之中。光绪七年蔡仲贤在家乡正式成立采茶调流动班社,经常活动在黄梅、宿松、太湖、望江和怀宁、潜山一带。光绪二十年前后,采茶调在蔡氏班子的演唱过程中,不断吸取民歌小调和“徽调”、“高腔”、“平安调”的优美曲调,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小戏——黄梅戏。到了清末,黄梅戏班子如雨后春笋,布满了香茗山南北。从此,戏越唱越精,人越唱越红,阵容越来越强,影响也越来越大。后蔡仲贤历经风雨,成立了黄梅戏剧科班“长春班”,并收下第一位黄梅戏女演员胡晋芳为徒,为黄梅戏的发展作出极大贡献,被誉为黄梅戏鼻祖。

触摸着秋叶的孤寂
悲哀中向大地讨要无望的籍子

选择隐退,免得终日惶惑不宁
没指望有什么能兑现你的所愿
它们各自飘零
宛如我生命中
一次次的不安的骚动

老房子

阴暗,低矮,墙体斑驳
我母亲房子的色调
阴暗;一种陈旧,渊缘盘结
低矮;一种习惯了的压抑,逆来顺受
斑驳;那来自岁月的磨损,沧桑屈辱

我们子妹五人
母亲坐在垫着旧棉衣的竹椅里
望着我们,
分不清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裂开嘴,微微含笑
“我住老房子,有老头子陪,那也不去”

老头子 我的父亲
去世已三十三年

我排行老二 五十六岁
母亲八十一岁
父亲算来了就八十六

那时我无痴,愚蠢,顽劣

母亲站起身来
嘴里还嘟嘟那句话
老房子好,我在这陪老头子

母亲要把整个一身都陪在这
我母亲眼里的老房子
她心里的温度,高大,敞亮所在